

# 广州鲁迅纪念馆考察

殷强 何雅妍



我国的鲁迅研究已有近八十年历史，学术界关于建立“鲁迅学”和“鲁迅研究史”研究的呼声自改革开放后愈加高涨。鲁迅文博机构与鲁迅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相辅相成，客观上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环境依托和重要支持，而大量研究成果又不断丰富充实着鲁迅文博展示与鲁迅文化精神

的传播。

广东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广州是文化的重要窗口和港口。随船远行，鲁迅文化从这里传播到了港、澳、台和东南亚。考察鲁迅早期在广州的活动与思想传播，对鲁迅研究意义深远。

## 1. 广州鲁迅纪念馆的成立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于上海逝世。随后，社会各界以刊发纪念文章，建立鲁迅铜像，设立鲁迅图书馆，创办鲁迅学校（鲁迅师范、鲁迅小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方式悼念鲁迅。1945年10月，郭沫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我建议》一文中说：“我建议应该设立鲁迅博物馆。凡是关于鲁迅的资料，他的生活历史，日常生活状态，读的书，著的书，原稿，译稿，笔记，日记，书简，照片等等，还有关于他的研究，无论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专门搜集起来，分门别类地陈列。让研究鲁迅者，让景仰鲁迅者的人民大众得以瞻仰。这博物馆可建立于上海，北平，广州。资料可以分别陈列，不能分割的可用照片<sup>[1]</sup>。”郭沫若建议采用以设立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更为专业的纪念措施纪念鲁迅。建国后，我国政府大力推进与鲁迅相关的文化建设工作，首座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于1951年1月7日落成于上海。

目前，我国上海、绍兴、北京、厦门、广州、南京先后建立了六家官方鲁迅博物馆和纪念馆，另有一家民办鲁迅展览馆设立于临海市。作为专业文博研究机构，鲁迅博物馆和纪念馆承上启下，保留鲁迅的历史资料。其中，广州鲁迅纪念馆始建于1957年，以1906年两广优级师范学堂的钟楼为馆址，于1959年10月1日开馆，占地面积1900平方米，建筑面积2888平方米。钟楼二楼是鲁迅故居，其本来的功能是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的校本部教学楼，国民党的许多重要聚会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此召开。纪念馆复原了鲁迅当年的居住环境卧室兼工作室和中山大学校务会议室。设有鲁迅生平事迹陈列室，展示鲁迅在广州生活用品原件及鲁迅手稿、文物、照片、资料近万件。2012年8月，广州鲁迅纪念馆正式从广东省博物馆单列出来成为独立建制的法人机构，经修葺后于2016年11月12日重新开馆。

广州鲁迅纪念馆的鲁迅生平展览大纲经历了8个阶段的变化，最新的展览大纲为2016年制定的主题为《在钟楼上——鲁迅与广东》的鲁迅生平展览，该展览是为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周年设计的<sup>[2]</sup>。展览共有五个部分：“人生之路——鲁迅生平掠影”，“南下之梦——鲁迅的广州岁月”，“名人之交——鲁迅与广东名人”，“青年之谊——鲁迅与广东木刻青年”，“风子之爱——鲁迅与许广平”。区别于以往仅有图文展示，2016版引入了动画这一新媒体技术。此外，以专题形式展览摆脱了以往按照时间叙述鲁迅生平经历的形式，重点展现了鲁迅在广州期间的活动与思想传播。

## 2 鲁迅与广州

1927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前往广州，

后于1927年9月27日偕许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鲁迅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与国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1月，怀着对革命发源地的向往和期待，并适逢中山大学发出邀约的契机，鲁迅“抱着梦幻”来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积极宣扬孙中山革命精神，支持进步文学活动，鼓励青年革新思想、放眼世界、勇敢行动，把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鲁迅在中山大学身负重任，教务繁忙，7次主持召开中大教务会议，并积极参与具体的教学工作，开设有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3门课程。同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鼓励青年从事文学创作。

1927年4月15日发生的“四·一五”清党事件让鲁迅彻底失望，并毅然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回绝了中山大学的挽留。在“清党”事件中，中山大学很多共产党员和学生被捕。鲁迅在中大各系主任紧急会议上力争营救被捕的中大学生，但是没有得到校方支持，无果而终。“清党”事件给鲁迅带来血的震撼，使他对革命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轰毁了他的进化论思想。共产主义者的英勇牺牲，鲁迅看到了他们是中国民族解放的英勇战士，这促使鲁迅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鲁迅自己的丰富的战斗经验联系起来，不仅使他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而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代替了进化的观点，坚决地站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sup>[3]</sup>。因此，鲁迅决定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1927年，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后，广州处于一片欢庆中，鲁迅写下《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洞察北伐战争在胜利推进同时潜伏的危机，发出“要永远

进击，保卫胜利果实”的呼唤。他希望人们提高警惕，向敌人“永远进击”。鲁迅写道：“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

尽管“梦幻破灭”，鲁迅仍旧希望通过思想传播影响青年学生。1927年8月11日，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魏晋风度及文事与药酒之关系》。鲁迅写道：“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是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是毁坏礼教，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鲁迅于1927年3月29日从钟楼移居到白云路白云楼，直至偕许广平前往上海一直居住于此。当时鲁迅租住的是白云楼西侧的26号（现7号，并已成为私人住所不对外开

放）。这是一座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3层楼房，面朝东南，平面呈梯形，西南拐角处原来曾挂有“白云楼”字样横匾，今已不存，现在西南和北面的墙壁上还有好几处“白云楼”字样的残迹。楼房建于1924年，面积大、房间多，立面呈现西式风格。在西墙第一道门上有“邮局”字样，证实当年曾被邮政部门使用过，并用作邮政部门职工宿舍<sup>[4]</sup>。

辞去中大职务后，鲁迅在白云楼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中，同时整理旧闻旧著、翻译外国作品等。鲁迅在广州期间写下了杂文43篇、译文10篇、书信180封，整理旧译作《小约翰》一部，旧作《野草》、《朝花夕拾》各一部，校录《唐宋传奇集》上下两册。有研究人员提出，将《野草》列为鲁迅在广州“写下”的“著作”是不合适的。《野草》一书收录的是1924年至1926年鲁迅在北京时期所写的23篇散文诗，此书中仅有一篇《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即鲁迅居住在广州白云楼期间<sup>[5]</sup>，因此使用“整理”一词较为合适。

鲁迅在广州虽然只有短短的8个多月，但这段岁月对鲁迅的思想影响重大，意义非凡。他从厦门离开时怀着对革命发源地广州的向往和期待，甚至“抱着梦幻”，积极向学生宣扬孙中山革命精神，支持进步文学活动，鼓励青年革新思想。他在报刊撰文多篇文章，传播革命思想，提醒人们要永远进击。但“四·一五”事件却让他意识到广州并不是“梦幻之地”，似乎并无异于其他地方。鲁迅随后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潜心著译了多篇文章和多部书目。后在1927年9月被迫离开广州，偕许广平前往上海。自1927年10月，直到1936年10月19日去世，鲁迅定居上海。



**注释:**

- 
- [1] 施晓燕。鲁迅纪念机构历史与现状[J]。上海鲁迅研究, 2011(03): 52页-80页。
- [2] 葛涛, 谷红梅。从“革命家鲁迅”到“人间鲁迅”: 广州鲁迅纪念馆历年鲁迅生平展览主题的演变[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2): 33页-38页。
- [3] 同注[2]
- [4] 同注[1]
- [5] 叶淑穗。访广州鲁迅纪念馆[N]。中国文物报, 2017-03-10(004)。

(作者单位: 殷 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何雅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专业研究生)